

论公输子之巧及其与河南湖北两省之关系

萧鲁阳（河南省社会科学院）

公输子就是公输般，也即鲁班，他的身份是工师^①，即是巧人，是很高明的工匠，也可以称作技术工作者。仔细考察公输子的巧，主要与今河南、湖北两省有密切关系，而与今山东地区几乎无涉。关于公输子的基本文献，集中在《墨子·公输》和《鲁问》两篇当中。其后如《吕氏春秋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淮南子》诸书有关公输子的记述，大多是从《墨子》一书转述和升发而得来的。研究这些现象，我以为是很意义的。

一、勾强。勾强与勾拒。勾强是一种兵器。勾强即够戗，是河南方言。作为舟战之具的勾强，其发明地和使用地是战国时期楚国即今湖北省的大江之上。义的勾强贤于水战的勾强。

《墨子·鲁问篇》说：

昔者楚人与越人舟战于江，楚人顺流而进，逆流而退，见利而进，见不利则其退难。越人逆流而进，顺流而退，见利而进，见不利则其退速。越人因此若势亟败楚人。公输子自鲁南游，焉始为舟战之器，作为勾强之奋，退者钩之，进者强之，量其勾强之长，而制为之兵，楚之兵节，越之兵不进，楚人因此若势亟败越人。

此段文字之下，尚有墨子义之勾强贤于鲁班舟战之钩强的说法，那是在更高的层次上说的。现在姑且只说水战或舟战之勾强，就是大江之上水面战事的勾强。鲁班所造的勾强，是水上攻战的利器，一举改变了楚与越大江上的军事形势。让楚越二国在江面上的强弱态势易位。

钩强，有的文献又作勾拒，如《太平御览》卷 334 言：墨子曰：公输自鲁之楚，为舟战之具，谓之勾拒，退则钩之，进则拒之。《武经总要》卷十一，有相同的文字。《武经总要》是北宋仁宗时曾公亮等所编，成书时间晚于《太平御览》，所说与《太平御览》同。二书之外，宋高承《事物纪原》卷九，亦同《御览》。这些情况说明唐以前传本《墨子》有作钩拒者，以《御览》所载多采摘自唐代文献

可知也。因为“墨子曰公输般自鲁至楚为舟战之具谓之钩强”，尚见于今本《墨子·鲁问篇》，唐人《渚宫旧事》也作“勾强”。可知公输发明的这种兵器，原本只作勾强。或者以钩强之“强”字为无义，疑强字有误而所以改“强”为拒（距、钜），遂成钩拒。就是说，唐五代之间有人臆改钩强为钩拒，以至于后有钩强、钩拒之异。我以为钩拒或是勾强之误改。

孙诒让《墨子闲诂》：“退者以物钩之，则不得退；进者以物拒之，则不得进。”此作钩强无义。凡强字并当从《御览》作“拒”。《事物纪原》引亦同。《备穴篇》有铁钩距。《备高临》篇说弩亦有钩距。钜、距、拒义并同，故下文亦云“子拒而距人，人亦距而拒子”。^②孙诒让上述说法，可证《御览》所引作拒的来历，此即或以作勾强无义而改也。然此或为妄改，孙诒让亦或有见不到处。

《墨子·备穴》篇的确有“铁钩距”，其作用是“以钩客穴者”。只说到钩，不言拒（强），与舟战之钩距（强）有所不同。它与《鲁问篇》的钩钜（强），名同而实异。《墨子备·高临篇》也有钩距，说连弩机左右有钩距，方三寸，轮厚尺二寸，钩拒臂博尺四寸，厚七寸一长六尺，一一有距（毕沅亦谓横出枝也）。所以这个钩距是连弩车的组成部件，与水战的钩强不是一物。《墨子》书中各篇所言钩钜不是同一物事。所以孙诒让引墨子本书他篇所言钩距不能证《公输篇》钩强之非是。

又有以钩强为钩镶的。中国军事史上确有钩镶这种兵器，宋《武经总要》有这种兵器及其图谱，出土文物也有钩镶。是盾和拒的结合体。但是，如果仔细观察钩镶图，则其非墨子书中所说的钩强可知。关键是该兵器长短即长度，与《墨子·鲁问》所说不同。《墨子·鲁部》篇说“退则钩之，进则强之”，钩和强的对象，都是敌方的战船，不是单个的兵器，所以作为短兵器的钩镶不具备此种性能。又钩镶的盾在中间，显为士兵手握处，则其功能不足以当《墨子·鲁问篇》所说的“退则与钩之，进则强之”之任。钩镶太短，在敌我双方战船之间，不足以钩住或强住敌人的舰船。

钩强是什么？钩强无疑是一种兵器，不是二种兵器。它的长度超乎钩镶，按照《墨子·鲁问》所说，“量其钩强之长，而制为之兵”，所以这个“长短”即钩的长度和强的长度是一个必须考量的重要因素。《鲁问》所说的“其钩强之长”，应是敌我双方船舰之间最近的可以钩住和强住敌人战舰距离，依此“别为之兵”，

那个兵器就是钩强。

钩之即钩住，这个很易理解。那么“强之”是什么意思呢？“强之”即强住。这个“强”字在此有些难解。其实强字乃是“戢”字的通假，就是戢住。在河南鲁山方言中，戢住就是抵住，就是挡住，就是顶住。现在，河南人吵架，一方发难，一方起而应之，起而应战的一方能挡住对方，就叫戢住他。戢就是抵挡。墨子是河南鲁山人，长期居住在鲁阳，墨子书中多鲁山方言，这里钩强即是一例。孙诒让是浙江温州瑞安人，不知河南方言，只从上下文判断，以为作勾强非是，当改作勾距，这个判断值得再为审视。所以，钩强这种兵器，乃是考虑水上两军舟船相接的距离而制作的一种既可钩住敌船，又可抵住敌船的兵器。它肯定不是钩镶。钩强这种兵器，大约就是从钩戢这个话而来的。钩强是含有二重功能的兵器。

墨子对于公输的勾强，很是欣赏。不过，墨子在更高的层次上研究勾强。就是义的勾强。墨子义的勾强是说，“钩之以爱，揣之以恭”，是说在人心上作文章，这是墨家兼爱理论的发挥和应用。它体现了墨家的主要思想。

钩强的发明和制造以及应用，在战国时期楚国（今湖北省）。

二、木鹊。木鸢。风筝。班门弄斧的祖师爷是墨子。利民为巧是墨子思想核心观点的体现。墨子鲁般比赛风筝的地域在墨子故里河南省鲁山县。

公输与墨子，都是工程技术人员，都是能工巧匠，都是高明的专业技术人员。《墨子·鲁问》篇载：

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，成而飞之，三日不下，公输子自以为至巧。子墨子谓公输子曰：“子之为鹊也，不如匠之为车辖，须臾刘三寸之本，而任五十石之重。故以为功，利于人谓之巧，不利于人谓之拙。

此之谓木鹊，唐余知古《渚宫旧事》有公输“又尝为木鸢，乘之以窥宋城”^⑧之语。木鹊、木鸢当为一事。能飞三日不下，或云“三日不集”，说的都是其续航能力很强，可在空中滞留三天以上，且可以“乘之以窥宋城”，即有远航高空侦测能力，隐隐然是当今无人侦察机的鼻祖。鲁班自以为至巧，的确是至巧，按说并不为过。

墨子却并不如此看。墨子对公输班说：你所造的那木鹊或木鸢，不如匠人所造的车辖。车辖是什么？车辖就是原始牛车车轴上的键，有了这个键，车辆运转润滑方便，车轴更加坚固，就是《墨子·节用篇》中所说的“坚固全利”，“利”

的意思就是“快捷”，这些都是墨子故里河南省鲁山县至今还在使用的语言。应当注意，墨子说，“利于人谓之巧，不利于人谓之拙”。如同对待勾强一样，如果说公输是在技术的层面上考虑问题的话，那么墨子则是在哲学的层面上思考问题，所以说利于人为之巧，不利于人谓之拙。这是在更高的层面上看问题，的确确实是眼界高人一等。

利于人为之巧，是符合墨子的基本思想和人生观的。《墨子·经上》：“功，利民也。”利民就是利人。墨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兴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，简而言之，就是利民。墨子的所有政治主张，无论大事小事，全部贯穿着“利民”两个字。墨家思想体系的核心，尽管有种种不同的说法，可是若以我的看法，归根结底就是利民两个字。从中国历史看，所谓圣明的帝王，以及当今的人民领袖，没有不以利民为业的，也没有不以利民而能长久拥有天下的。

除了公输，各种文献中也多记载墨子制做木鸢的事情，墨子自然也是至巧。而据传说，墨子又与鲁班比赛过风筝，风筝就是木鸢。墨子敢与公输比赛风筝，这才是名副其实的班门弄斧。墨子重视科技，更重视科技的目的性，与他人不同。后世成语班门弄斧有自谦之意，也有不自量之意。若以墨子与鲁班制木鸢以赛巧，则当另具含义了。我以为，班门弄斧或翟门弄斧，都是难能而可贵的。而今而后，当予班门弄斧以另外特殊的含义。

人们传说墨子、鲁班二人比赛风筝，且勿以为是二人成名以后事。玩风筝，按常理是少年人的事，充其量是青少年的玩意。我友中国社会科学院徐希燕君持此说，我甚以为有理。据此，公输与墨子的年龄，应该大体相若，相差不应很大。学术界有人主张鲁班年龄长于墨子几十岁，按理站不住脚。鲁班不可能是鲁昭公的儿子，这是一个旁证。今学术界大都认为墨子约生于公元前 480 年，公输的生年在此前后数年是可以理解的，年龄差距太大的人在一块玩风筝则不合情理。

墨子与鲁班比赛风筝的地方，传说在墨子故里河南省的鲁山县。在今河南省鲁山县灊河乡，有风筝山，当地故老相传，即墨子与鲁班比赛放风筝的地方。由此向南，在今鲁山县与方城县交界之处，在楚长城沿线，有海拔高约 500 米上下的班山，山上有寨，鲁山县灊河乡葛庄村民说，班山寨为鲁班所修，故称班山。据此可知，鲁班不仅善攻，亦且善守，与其所创勾强一致。^④另外，河南省鲁山县西南方向有白云山，骆驼峰凹腰处，有一石刻古棋局，形制特异，不是围棋，不

是象棋，有类似民间的“方”，但有相连的左右二片，可视其为阴阳，现在民间的“方”只有一片，且无阴阳之分，今人不能解，名曰棋盘石，相传为墨子鲁班对奕所留遗迹。仍是鲁山县灤河乡，有一叫做木匠庄的自然村，位于鲁阳古城南约十里处，有鲁班庙，相传即鲁班旧居所在地。与此相邻有古代烧陶遗址，有自然村盆窑，传说即吴虑故里。《墨子·鲁问篇》：鲁之南鄙，人有吴虑者，冬陶夏耕，自比尧舜，子墨子往见之。此地 在风筝山下，正在“鲁之南鄙”，清代考据大家武亿纂修嘉庆《鲁山县志》，将吴虑作为鲁山先贤收入卷 22。前文所述的风筝山，就在盆窑村近旁。在鲁山县四棵树乡上村的文殊寺内，有树龄 3000 多年的银杏树，被墨子鲁班合手抽掉一块中心板，至今银杏树身中间仍然有被抽掉中心板后留下的空隙和锯茬。^⑤这个四棵树乡就在灤河乡的西南方向，文殊寺乃深山古寺，2004 年，鲁阳曾亲临文殊寺，其地乱山纵横，人迹罕至，环境极其静幽，银杏树历经三千余年风雨而挺拔无恙，只是树身中心板空隙及锯茬痕迹宛然，可知故老相传自有它的依据。

墨子书中有专章即《公输篇》记述其与公输斗智斗勇，九攻九拒，其他有关公输的事迹，都载在《鲁问篇》中。鲁班造木鸢，依其在《鲁问篇》的叙事顺序，其发生地当在古之鲁阳即今河南省的鲁山县。河南鲁山有丰富的墨子、鲁班传说，且与《墨子·鲁问篇》有很大的一致性，显见《墨子·鲁问》有鲁山传说旁证；同时也见鲁山的墨子、鲁班传说有相定的文献渊源。学界人士都说鲁山的墨子传说，乃墨子为河南鲁山人的必然，同样，此地众多的鲁班遗迹和传说，也足以成为鲁班长期在鲁山生活的有力的证据。相反地，有人说鲁班为鲁国人，除了《礼记》中说“季康子之母死，公输若方小，般请以机封”一条记载以外，再无其他信息，而且就是这仅有的一条，还是推不起推敲的。所以，他不太可能是鲁国人。至于说鲁班是滕州人，更无依据，因为如果他是古滕国人的话，他只能叫做滕班，而不可能称为鲁班。有人振振有词的说，鲁班籍贯是滕州，鲁国人，这种割裂里籍与国籍的作法，似巧实拙，到底不能弥补鲁班不能姓滕的缺失。

墨子书中有公输子制作风筝（木鸢）的记载，鲁山民间有关于墨子与公输比赛风筝的事。当是二人青少年时期的事情。其传说地集中在今河南省鲁山县。此可以作为墨子和鲁班都是河南鲁山人的一个佐证。

三、云梯。兼爱非攻的典型。

止楚攻宋行程路线，从鲁阳（今河南鲁山）到郊郢（今湖北钟祥）。“客有歌于郢中者”，不是歌于江陵的“郢”的种，而是歌于今钟祥的郢中镇。宋人沈括即持此说，并以郢州有白雪楼以为证。^⑥墨子平生最为辉煌的业绩之一，也是最为后人所喜闻乐道的业绩之一，即其作为兼爱非攻之典型的止楚攻宋，虽然见于《吕氏春秋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战国策》等书籍，但其最原始的出处，却毫无疑问是《墨子》的《公输篇》，其文曰：

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，成，将以攻宋，子墨子闻之，起于齐，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。

自清毕沅以后，都觉得“起于齐”的“齐”字有问题。盖墨子如果居于齐，以当时的通讯手段，风起于郢，未必便能立即波及于齐；且由齐至楚，遥遥万里，绝非十天十夜所能至。是以多据《吕氏春秋·爱类篇》、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等书，以“起于齐”当作“自鲁往”。《世说新语·文学篇》注亦有“自鲁往”字，《文选·广绝交论》注也说“公输般欲以楚攻宋，墨子闻之，自鲁往，十日至郢。”俱见“齐”字有误。当以“起于鲁”为是。

现在的问题是，即是起于一般意义上曲阜的鲁，至湖北江陵纪南城的楚都郢，其二地相距也在三千多里，也绝非十日十夜所可以到达。所有文献，都说墨子裂裳裹足，日夜不休，百舍重茧，十日十夜。时间十个昼夜，距离一千里地，从曲阜至江陵，不符合这二个条件，也不是十日十夜之内所可以到达。所以，曲阜的鲁，不是墨子止楚攻宋的路线的起点。

有人以为，《公输篇》所说的郢，不在今之江陵，而在今湖北省的宜城，此地在今江陵以北，较之江陵的郢距离曲阜要近数百里地，墨子止楚攻宋路线当是自曲阜至宜城。今按：宜城的确作过楚的都城，也叫过郢，如果此处是墨子止楚攻宋路线的终点，的确可以让墨子在十个昼夜之内少走数百里地，但若与数千里地之距离较近，这区区数百里地也只是杯水车薪而已，于事情的根本解决，并无大补。

鲁阳于 2004 年，曾由河南郑州至山东滕州，汽车计程两地的实际距离，是整整 500 公里。曲阜尚在滕州以北。从郑州到河南的南阳市，有三百多公里，由南阳至邓州，六十余公里；过邓州入湖北境至湖北襄樊，然后才能到达宜城，然后才能到达江陵。滕州至南阳尚且八九百公里之遥，所以我以为从曲阜至江陵应不下于三千里地。如此看来，如果和墨子止楚攻宋的路线的起点和终点分别设定

为山东的曲阜和湖北的宜城，那个距离也不是十日十夜的时间内可以到达的。所以此说也难以成立。

如此以来，事情好像陷入了死胡同，墨子止楚攻宋也似乎真的成了千古之谜。但是，事有峰回路转，柳暗花明，河南张新河、张九顺二位先生有墨子止楚攻宋行程路线考，认定墨子止楚攻宋路线的起点在古之鲁阳今河南鲁山，终点为今湖北钟祥古楚之郊郢。今节引其相关文字如下：

湖北钟祥市清康熙六年《安陆府志》记述印证，墨子止楚攻宋的路线，不外乎“自鲁往”，“日府不休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。”“跌蹄而趋千里以存楚宋。”也即是说，鲁至郢是各里左右的路程，墨子平均每昼夜行程一百里左右，用十日十夜可达今湖北钟祥的郢中镇。那么“鲁”是那里？是“东鲁鲁国”还是“西鲁鲁阳”？《吕氏春秋·爱类篇》中记述墨子止楚攻宋时，墨子自述：“医，北方之鄙人也。”显然，这就明白地告诉我们，墨子属楚国人，并在楚国北方边陲定居。显然，“自鲁往”的“鲁”应符合（以下）几个条件：一是鲁属楚国；二是鲁在楚国边陲；三是鲁距“郢”（今湖北钟祥市）千里左右。东鲁鲁国（今山东曲阜），一是战国时期墨子“止楚攻宋”时的公元前440年属鲁国不属楚国；二是山东曲阜在钟祥市的东方偏北，不在北方；三是山东曲阜距钟祥大约1680里，（按：此乃张新河等的看法。若依鲁阳的看法，不止此数）十日十夜，既难以完成，也非“跌蹄而趋千里”的行程。“西鲁鲁阳”（今河南省鲁山县），一是战国时期墨子“止楚攻宋”，公元前440年时属楚国；二是鲁阳属国北方边陲。钟祥市地理位置是东径 $113^{\circ}00'$ ~ $112^{\circ}07'$ ，鲁阳在钟祥北，其地理位置是东径 $113^{\circ}14'$ ~ $112^{\circ}14'$ ，两地东经地理位置正是南北方向，这也恰恰与墨子自称“臣，北方之鄙人”相合；三是钟祥距鲁山县大约1020里，徒步行走，每昼夜行102里，是完全可能的，这和“墨子跌蹄千里以存楚宋”“自鲁往”的“鲁”，不论从国度、从方位还是从行程时间上看，都应是西鲁鲁阳即今河南省鲁山县，而非“东鲁鲁国”今山东曲阜。墨子止楚攻宋的具体行程路线应该是：从鲁阳即今河南省鲁山县出发，向南走三鸦道路，过鲁阳关楚长城，经南阳盆地，达今邓州，穿今构林镇，至今湖北省襄樊市，再沿荆襄古道到今宜城市，折向东南过楚郢郢（今楚皇城

遗址)，到达楚别邑故郢，今湖北省钟祥市，会见楚惠王。^⑦

鲁阳以为，张新河先生等根据实际考察所得出的结论，非常正确，非常宝贵，非常重要。它解决了墨子生平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第一次把墨子止楚攻宋行程路线置于科学地无可置疑的位置上。这里要稍作补充的有三点。第一，墨子自称“臣，北方之鄙人”，与鲁阳文君向楚惠王介绍墨子是“北方贤圣人”^⑧相一致。按照习惯，只有在一国之内才称方位，超出国境则称××国，不称×方人。墨子的止楚攻宋，也是从鲁阳即今河南鲁山出发。第二，张新河先生文中提及今河南省邓州市的构林镇，并非无的放矢，据河南省《邓州市志》载，邓州市区南20公里构林镇高洼杜，有墨城遗址，^⑨系战国古城遗址。城址东西长200米，南北宽100米，现存城基遗迹高1米。当地人传说，城有里城外城，是墨家的活动基地，墨子在该地住过。今按，众所周之墨家有邓陵氏之墨，或者即与邓州墨城有关？第三，钟祥即古郢中，故今钟祥市中区就叫郢中镇。钟祥是后来历史上安陆府的治所，清修《安陆府志》有文云：“公输盘为高云梯，欲以攻宋，墨子闻之，自鲁往，裂裳裹足，日夜不休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，见荆王曰：臣北方之鄙人也，闻大王将攻宋，信有之乎？王曰然。墨子曰：必得宋乃攻之乎？王其不得宋且不义犹攻之乎？王曰不得宋且有义，则曷为攻之？墨子曰：甚善。臣以宋必不可得。王曰公输班，天下之巧工也。已为攻宋之械也。墨子曰：请令攻输班试攻之，臣请试守之。于是公输般设攻宋之械，墨子设守宋之备，九攻之，墨子九却之。不能入。故……荆辍不攻宋。”^⑩与《吕氏春秋·爱类篇》的有关文字一字不差。这足以说明，至少在清代康熙以前，人们已经认定墨子止楚攻宋的终点站，墨子与公输子九攻九拒，墨子见楚惠王，其地都是今湖北省钟祥市的郢中镇。

与墨子相关的事迹，于楚为多；与公输相关的文献，见于墨子的《鲁问》和《公输》。《鲁问》在很多时候，说的都是鲁阳问。公输生平活动，主要在楚国，主要在今湖北的钟祥市。墨子止楚攻宋，起于鲁阳，至于郢中，与公输斗智斗勇，九攻九拒，亦在郢中。公输也是自鲁阳至郢中的。清修《安陆府志》记载，墨子与公输攻拒，非偶然也。湖北、河南两省学者似应携手作更深入的探讨和研究。

四、机封。这个故事不知出自何处。

2011年，我在《论公输班不是滕州人》一文中有如下一段文字：《礼记注疏》说，季康子之母死，公输若方小，（注，公输若，匠师。方小，言年尚幼，未知礼

也。)斂，般请以机封。季康子是春秋末年鲁国的权臣，孔安国说，季康子就是春秋鲁国的上卿季孙肥，康是他的谥号。郑玄说，季康子，鲁上卿，诸臣之帅也。《论语》之中，孔子与季康子有多次谈话，其中最著名的，恐怕要数那句“我恐季孙氏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了”。颛臾是鲁的附庸，季孙氏欲灭之以取其地，以便壮大自己，同时削弱公室。季孙氏卒于鲁哀公二十七年，其母卒年当然在此之前。从鲁昭公卒到鲁哀公卒，其间共四十五年。墨子与公输九攻九拒，当公元前440年，时当哀公卒后二十余年。从这个时间跨度考虑，说鲁班是鲁昭公之子，很靠不住，他不可能是昭公之子，也不可能是鲁国人。如果他是昭公之子，那么他的名字按理应叫公子般，而不该叫做公输班。鲁国文献包括《论语》，都无关于公输的记载，这是值得深思的。

《礼记》之中关于机封的话也颇为值得怀疑。凡是提及公输欲以机封季康子之母的，都出自《礼记》。《礼记》中这个故事的出典在哪里？迄今说不清楚。这个故事的真实性，从无人去考究，但以我的看法，它不无可疑。以本故事言之，季康子史有其人，公输般也有其人，但是公输若何以幼少而能主季康子家丧事？以注家的说法，般与若为一族，若为般之族孙，但是除此之外，再未有关于公输若的记载。方其小时，已如此著名，书于竹帛，名垂青史，此后竟销声匿迹，名不见经传，这是怎么都说不过去的。看来，不能排除这是后人杜撰的故事。而且，依我看来，历史上有无公输班公输若同族，也是在疑似之间。古今姓氏书籍都说公输是复姓，但是除了公输般，公输若，似乎再无闻人，此亦甚可怪也。潘民中先生说：“《礼记·檀弓》所载季康子母死，公输若方小，斂，般请以机封，并不直接说明鲁班是鲁国人，充其量只能说明鲁班曾到鲁国活动过而已。”我以为这话很有道理。

五、本文结束时的几句话

墨子是河南鲁山人，他生前活动的年代，鲁山叫鲁阳，其时属战国的楚国。墨子与鲁班是同时代人，二人青少年时期同在鲁阳生活，有比赛风筝和其他甚为丰富的传说。鲁班至巧，有水战的勾强，有攻城的云梯。《墨子公输》说“公输般为楚为云梯之械成”，《吕氏春秋·爱类篇》说为“高云梯”，可见云梯并不是鲁班所首创，鲁班为楚王造的云梯只不过特别高大，攻城拔地特具威胁性、威慑性而已。墨子兵书有专章《备梯》，可知云梯在当时城防攻守中的重要位置。勾强这种

水战的兵器，后人多以为勾拒，训诂学家以为强字似不可解。愚以为勾强乃鲁山话中的够戗的横写。学界有以勾强即勾镶，愚以为非是。公输的木鹊可飞三日而不集，续航力极强，在军事上，航空上有无限大的使用空间。

墨子更看重义的勾强，以利民为巧，符合墨子思想的核心观点，也让我们在更高的层次上理解墨子的科技思想和科技哲学。公输子义不杀人，墨子欲给之宋，又欲予之天下，可见仁盖天下者可以托天下，未有残害天下可以有天下的。

考察公输子之巧的发明地，使用地，可知主要在今湖北、河南两省，而几乎与山东无涉。所以，鲁班不大可能是山东曲阜的鲁国人，更不可能是滕州人，因为历史文献中从无滕班之说。有人说，“墨子这个点定下来了，鲁班这个点自然而然也就定下来了”，从鲁班生平文献集中于墨子书中这一点上看，这个思路，这个方法是对的。这个话有其正确的一面。但是依此把鲁班的老家定在滕州就不对了。因为墨子里籍滕州说既无历史文献支持，又无出土文物支持，只靠音训诂，那个结论非常靠不住。以靠不住的前提去定鲁班的里籍，当然更是自然而然地靠不住。不作深入研究，随便作结论，是怎么也立不起来的。我们认为，墨子的里籍，在战国时期楚的鲁阳，即今河南的鲁山。古往今来，从无有滕班这一说。如果说鲁班是滕州人，那他只能叫滕班，不能再称鲁班。说鲁班里籍在滕州，这本身就否定了鲁班这一伟大的历史人物的存在。我们认为，从各种文献的综合比较出发，鲁班的里籍，最大的可能倒是在战国时期楚国的鲁阳。迄今为止，这是最大可能的一种选项。

鲁班是木工之祖，又是建筑行业之神，关于他的神异故事，遍布海内，只是见于文献的鲁班的技巧发明，多集中于湖北、河南两省，这种现象值得重视，河南湖北两地学者可以就此做更多的工作。《安陆府志》记载墨子公输攻拒之事，可能是古方志文献中唯一的一家，这一点特别值得深思和重视。

附注：

- ① 南宋邓名世《古今姓名氏书辩证》卷二，公输般为工师。
- ② 孙诒让，《墨子闲诂·公输第五十》。
- ③ 唐余知古，《渚宫旧事》卷二。
- ④ 参见潘民中主编《2011年鲁班故里与鲁班文化研讨会论文集》，张新河《墨子与鲁班在楚国鲁阳的实践经验结晶》一文。
- ⑤ 参见潘民中主编《2011年鲁班故里与鲁班文化研讨会论文集》，潘民中，《关于鲁班的里籍姓氏及遗迹》。
- ⑥ 宋沈括，《梦溪笔谈》卷五。
- ⑦ 张新河 张九顺《墨家鲁阳县疑案》第十四章《墨子止楚攻宋今考》，河南大学出版社，2007年版。
- ⑧ 唐余知古，《渚宫旧事》，卷三。
- ⑨ 王复战，《邓州市志》，中州古籍出版社，1996年版。
- ⑩ 康熙六年《安陆府志》卷三十《方伎》。